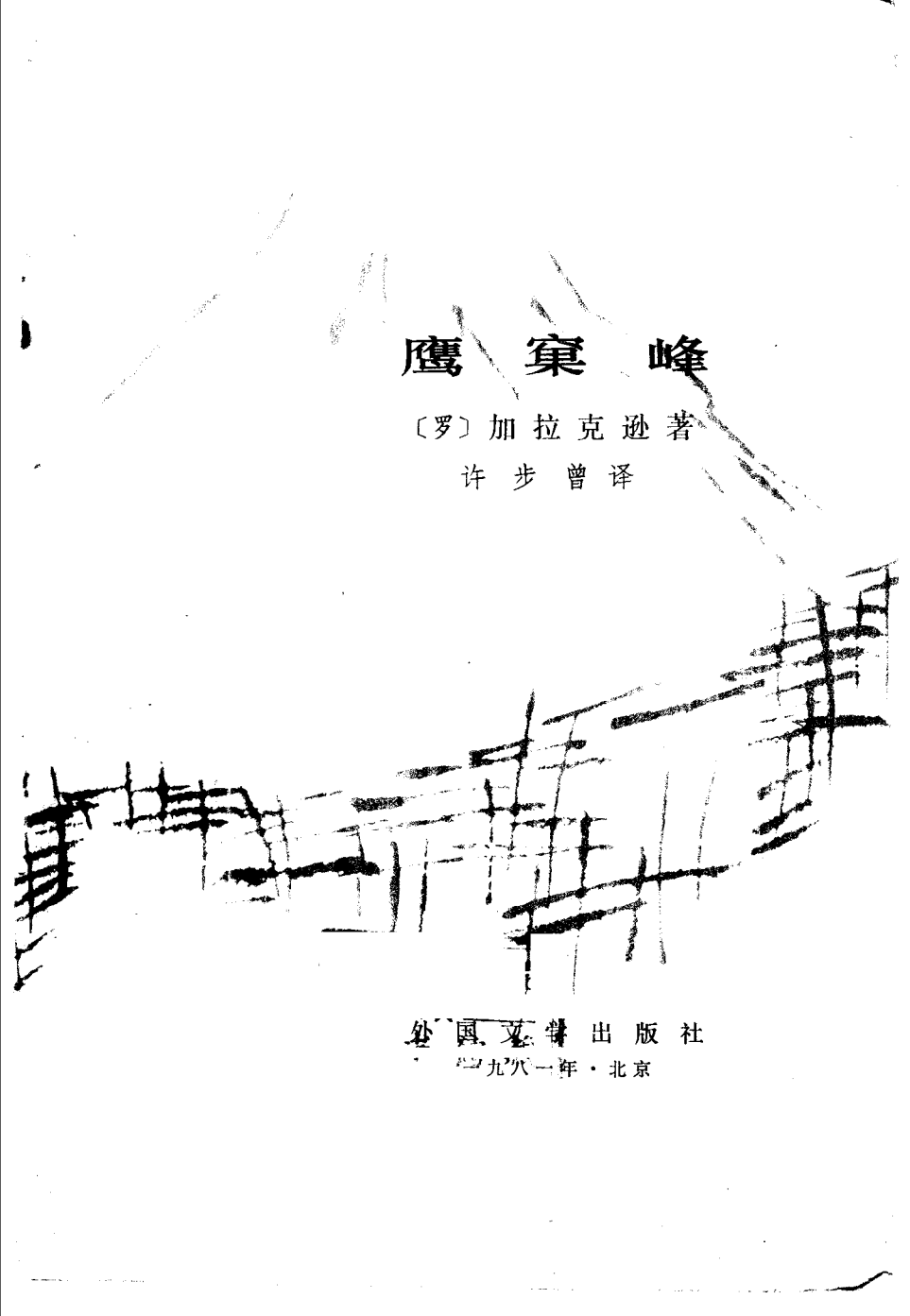


424309

鷹窠峰

加拉克遜著





鷹 窠 峰

〔罗〕加拉克逊著

许步曾译

外 國 文 學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 · 北京

责任编辑：张增信

封面设计：宋向宁

鹿 窠 峰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6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9}{16}$ 插页 2

1981年7月北京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书号 10208·57 定价 0.30 元

目 次

鹰窠峰	1
沃第斯拉瓦河边	14
磨坊梦	29
马车坑	41
罪恶之路	55
荣耀归于康斯坦丁	69
译后记	108

鷹 窠 峰

久雨初霁，阳光普照，斯克里培特山的群峰象战斧的利刃一样，矗立天际。斯克里培特山峰岩峭壁，把亚勃拉尼乔阿腊溪的幽深峡谷紧箍在中央，谷中住着不多几户人家。山上只有一面长着茂密的丛林。亚勃拉尼乔阿腊溪宛如银链，在斯克里培特山的乱石间穿过，山毛榉高入云霄，树根下的崖壁上，被溪水冲刷成坑坑洼洼。溪水清澈，从岩石下面流到山坳，被牧人用木槽引着流过林间的旷地，再自在地奔泻而下，落在覆被山坡的丛林顶上。往下又有几泓清泉，从石罅中流出，同亚勃拉尼乔阿腊溪汇合，使它声势壮大。溪岸上只有一条仅能走人的鸟道，在乱石间迂回盘旋，通到避居在这座鹰窠峰上的人家。

那一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许多天以来，高山一直狂风呼啸，从高耸入云的峰巅上泻下倾盆大雨，雷电交加，这时群山突然平静下来，沐浴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静谧安详。在耀眼的阳光下，只有苍鹰在高空中，在高耸入云的松树之上不住地盘旋翱翔，把山村中十来户人家院中养的鸡吓得要死。这些人家中，要数达尼拉家最大。他是当地牧民的头子，是外乡人，老早就从平原上搬来，随后就当“老大”。

故事开始时，达尼拉家中除了一个又老又瘸的羊倌在修麻布筛子以外，别无他人。当家人达尼拉自己也和别的羊倌一同上山，到羊圈去了。别人家也是一样：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留在家里。所有的壮年和青年都因天气放晴而兴高采烈，他们或赶着羊群上山去了，或下山到谷中，到亚勃拉尼乔阿腊溪两岸的村里去了。他们都以牧羊为生，他们骑马驮着羊皮、干酪出去，然后换了玉米面带回来。除了达尼拉家，最大、最富的就推达尼拉的女婿培昂·奥崇家。他是一个美男子，身强胆壮。他在冬天就把老婆、孩子留在家中，带着丈人达尼拉的密信，投奔图道尔·弗拉迪米列斯库^①去了。这封信写在小羊皮上，本身并不重要。培昂·奥崇带着它，同另外十个小伙子一齐去了，他们都是山民，个个是神枪手，弹无虚发。

斯克里培特山上的大羊倌达尼拉老爹，他一生中饱经风霜，备尝艰苦。他生在奥尔特河对岸，年轻时发过三次大财，但三次都被外寇弄得一干二净，穷得讨饭。多么好的庄园！多么大的家业！一切安排得总是那么井井有条！可是，无妄的灾祸三次无情地破坏了达尼拉的幸福和他的一生，正象犁铧在刹那间刺入蚁垤，无情地破坏了小小的辛勤的蚂蚁的劳动一样。第三次遭难时，达尼拉什么也没有抢救出来。他家里人在晚上出门，沿着纪乌河向上游走去。到天亮时，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看门。听到喊声和枪声逼近，他

^① 罗马尼亚民族英雄。一八二一年领导了罗马尼亚人民反抗土耳其的起义。

才躲到山上的小树林里。太阳还未升起，他家的房子和全村的房子就高高地冒起了冲天的火舌。达尼拉哭着逃到深山里，省得以后再在平原上看到那里的痛苦和恶人的横行不法。

于是，他就在山上以放羊为生，经过三次大难以后，他重又得到上帝保佑，蒙受主的恩典，在废墟上重整起家业。

达尼拉的羊群一年年繁殖、长膘；他雇用的人越来越多，他娶了几个儿媳妇，嫁了几个女儿，不久他这一族就拥有了几座山头，到处首屈一指。只是这时达尼拉已经上了年纪，死了老伴，他经常呆在亚勃拉尼乔阿腊溪的源头，呆在他当初在这里盖的几处房子里，教教羊倌怎样放羊，念念经，以娱晚年。有一次，有消息传到亚勃拉尼乔阿腊溪他这里，说亚历山大·舒楚公爵去世了，图道尔·弗拉迪米列斯库唤起了整个奥尔泰尼亚省，檄文发到各地，讲到了大家知道的许多不法行为，讲到了国家的水深火热，贵族和领主的残暴，讲到了人人痛恨的希腊鬼子和繁重的苛捐杂税。图道尔号召士兵和山民——一切人，只要他胸中还有一点胆量，揭竿而起，为活命而战斗。

达尼拉这时已经快八十岁了。有一天，老人长叹一声，对他的女婿培昂说：“你替我去吧，要赤胆忠心，跟图道尔一辈子！阿格莉皮娜是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亲生女儿。你的儿女也就是我的外孙、我的后代。放心去吧，仁慈的天主会保佑你的！”培昂·奥崇是达尼拉最得意的爱婿，是老人的小女儿阿格莉皮娜的丈夫，同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玛莉乌

卡、弗拉德、培昂纳什。作父亲的未看见过培昂纳什——孩子这时才满两个月，是在复活节之后生的，而培昂·奥崇却在一月底就和另外十个小伙子一起，由达尼拉准备了行装和盘缠出发了。他们雄赳赳地吹着口哨，一点点朝下走，翻过崇山峻岭，从山上走到山麓。路上到处遇到身强力壮的民兵乡勇——他们都是严峻刚毅、百折不回、不知什么是忧愁、什么是平白无故的懊恼的人，他们有的带着火枪，有的提着大镰刀，有的背着干草杈，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图道尔大王”的义旗下。

自从奥崇出门，已经不少日子了。阿格莉皮娜的为人可不象她丈夫那样刚强。每当她料理完繁忙的家务，开始给最小的孩子喂奶时，就不由地想起远方的丈夫，于是她的面色发白，年轻的脸庞上蒙起一层愁云。在这种时候，她总是披上皮袄，用衣裾裹住怀里的孩子，急急地走去找她的父亲。达尼拉老爹通常不是坐在墙边的土台上看着给羊挤奶，就是当山顶化雪的时候，在屋里同羊倌谈天或是念经。往往老人远远一瞧见阿格莉皮娜皮袄里兜着心肝宝贝走来，心里就不由地高起兴来。

“怎么样，给我送礼来啦？”

“哼，送礼，爸爸！带给你一肚子心事！我老是嘀咕，越嘀咕，就越觉得不妙。”

“咳，傻姑娘，瞧你说的，你哪知道你带来的是什么：这好比是小白羊，是我们整个羊群中最好最好的小羊羔呀！你带给我的是，四五十年以后，在图道尔解放的国土上过的

好日子呀！”

有一次，在这种时候，老人却目光炯炯，愤愤地对阿格莉皮娜说：

“得了，得了，别象老娘们似的，老是哭呀，怨呀！图道尔和培昂想必已经在布加勒斯特执掌大权了。你没听说吗，有些贵族老爷已经向图道尔投诚了。以后的事全看天意了。”

这个消息已经不是新闻了，可是在这五月初，达尼拉又向阿格莉皮娜重说了一遍，同时也是为了没有听到他殷切期待的好消息而生气和伤心。一个月以来，斯克里培特山云雾弥漫，霪雨连绵，把一条条山径变成了溪道，平原上和镇上音讯杳然。隔了几个星期，雨总算停了。满天灰白色的云气散掉了，山上冒起缕缕青烟，天快放晴了。亚勃拉尼乔阿腊溪水重又变得澄清、平静，沿着曲折的、深深的溪床潺潺流动。

这一天天还没亮，达尼拉就上羊圈去了。路又远又难走，老人只能骑马去。这一天，阿格莉皮娜同往常一样，既不更快活，也不更愁闷。她的羊都合养在达尼拉的大羊群中。在奥崇家的花园深处，亚勃拉尼乔阿腊溪旁，山坡上最边上的几棵山毛榉的树影里，玛莉乌卡和弗拉德正在玩耍，他们的花园和房屋正在村子边上。这里的山坡陡峭异常，亚勃拉尼乔阿腊溪在远处绝壁间流过，汨汨有声，然后直泻而下，落在岩石上，碎成片片浪花，喷珠溅玉，望去不象水，而象雪。玛莉乌卡和弗拉德在逗着玩，轻轻地你撞我一下，

我推你一把，后来他们跌到瀑布四周的水雾中，觉得冰凉的水珠扑在脸上，这才又笑又嚷地跑开了。阿格莉皮娜把锅子放在火上煨玉米粥。快晌午了，她急忙在锅中搅拌着，一面不时照看睡在盆里的培昂纳什。

盆放在门坎上，好让孩子裹在襁褓里的小身体晒在阳光里，而头晒不着。他睡在那里，红是红，白是白，象一朵粉红瓣的鲜花，在梦中不时咂咂嘴巴。

阿格莉皮娜一面不时看看熟睡的小儿子，一面从开着的门里望望达尼拉家用大圆木盖的房屋和他家院子的一角，望望村中的土路和亚勃拉尼乔阿腊溪的深谷，以及溪谷对面的阴沉的云杉林。云杉林在野花盛开的草场上，在象战斧的利刃一样高入天际的斯克里培特山的群峰上，投下黑魑魑的影子。万籁俱寂。只有灶上玉米粥的沸声，屋后涧水的淙淙声，不时从花园深处传来的孩子嬉笑声，以及断奶牛犊的哞哞哀叫声，打破了静谧。突然，在这欢愉而安乐的深山幽谷中，传来了绝望的呼喊：“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来了！救命啊！”

阿格莉皮娜哆嗦了一下，三脚两步赶到敞开的门口。她本来只为听到出其不意的消息而心惊，这时却为亲眼目睹即将到来的大祸而胆寒：原来在亚勃拉尼乔阿腊溪汹涌澎湃的谷底，突然出现了迎风飘拂的马鬃和策马疾驰的土耳其人。随着在他们前面冒出了一团团白烟，土耳其人放枪了，四周山鸣谷应。阿格莉皮娜赶紧跑到培昂纳什跟前，把他从盆里抱起，裹在衣襟中，从后门跑到花园里。她沿着围

墙，偷偷溜过去找玛莉乌卡和弗拉德，猛然揪住他们的手，拖着他们就朝山上逃，但累得每走过一棵山毛榉都要停下来歇一歇。

“到哪里去，妈妈？”两个孩子奇怪地问道。“干吗我们不吃饭？”

阿格莉皮娜刚要回答，下面从镇上又传来了嚎陶声、喊叫声、马嘶声和枪声，惊天动地。

“怎么回事，妈妈？谁在叫嚷？谁在放枪？”

“是土耳其人，宝贝！是土耳其鬼子。就是外公告诉过你们的土耳其鬼子！”妈妈气喘吁吁地回答。“拚命跑到羊圈去找外公吧！”

阿格莉皮娜走的这条路是上羊圈最近的路，但也是最难走的路。不是体力特别好的男子汉，休想从这里登山，可是这时却只是她一个女流之辈，襟里还兜着一个孩子，手上还领着两个孩子，在往上爬。连培昂·奥崇都轻易不敢从这条路上山；因为实在太陡、太危险了，沿着腾跃磅礴得千奇百怪的亚勃拉尼乔阿腊溪一步步爬上去，准会走得精疲力竭，所以宁可走石板和树根木铺成的大道，而不走这条小路。阿格莉皮娜带着三个孩子爬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的胸部象路旁涧中的水波一样，猛烈地起伏着，她不得不时而帮玛莉乌卡一把，时而搀弗拉德一下，一面走一面护住培昂纳什，不让石头、树枝碰伤他。究竟向左转好，向右转好，还是躲在四面围着他们的密林里好，谁也不知道。这时培昂纳什醒了，他哭了起来，阿格莉皮娜觉得，只有涧水的哗哗

声才能盖过他的哭叫声。孩子被妈妈裹在衬衫的衣襟里，紧紧地用腰带系住，又颠又饿，难受极了，拚命大哭大叫，手抓脚蹬。在阿格莉皮娜的耳中，孩子的哭声仿佛同谷底的喊声、枪声交织成一片，但由于亚勃拉尼乔阿腊溪哗哗作响，使她分不清到底是耳鸣呢，还是当真听到了这些声音。

阿格莉皮娜还知道，方才也有别的女人同她一样呆在家里，她们这时想必也逃到树林里，而该死的土耳其鬼子也一定在追赶她们。躲到哪里去呢！？等一等，等土耳其人呆不住，自己走开，行不行呢？不行！趁胸中这颗心未炸掉，还是向前走的好……只有爬到羊圈，到了那里孩子们就得救了，她就死也不怕了。他们是培昂的骨血，是培昂和她爱情的结晶，是她爸爸达尼拉的宝贝呀！

要是土耳其人追上了她，糟蹋了她呢？他们也许会饶她一命，可是孩子一定会被他们杀死，在山石上摔得稀烂。那可怎么办？有什么脸去见爸爸呢？她好象听见老人的声音在问她：“你把孩子怎么弄的？没躲好吗？我的乐趣，我的希望，都到哪里去了？”不，不……还是再接再厉，爬上山的好；朝前走，哪怕走到羊圈下面的旷地上也好。要是她自己命中注定该死，至少玛莉乌卡、弗拉德和培昂纳什得救了。羊圈里能听到他们的哭声……羊倌们会下来找他们……只是老天啊，到旷地又有多远啊！……

玛莉乌卡七岁，弗拉德五岁。他俩早已精疲力竭。两个孩子哭着说：“妈妈，我们要吃饭！妈妈！”弗拉德是个胖小子，他累得浑身大汗，满脸通红，象被风吹雨打的芍药花

一样，一下子栽倒了。阿格莉皮娜停了下来。培昂纳什先前一直在她衣襟里挣扎，这时已疲惫不堪，口中吮着手指睡着了。她又凝神谛听，想在哗哗的涧水声中听出谷底的噪声，可是什么也听不清楚。她把手伸入水沫四溅的涧中，用手掌往灼热的脸上连连泼了几次水，再把弗拉德背了起来。这时她背上背着弗拉德，襟里裹着培昂纳什，腰带上还拽着精疲力竭的玛莉乌卡。阿格莉皮娜虽然年轻力壮，刻苦耐劳，可是这样苦法她也受不了。她头晕眼花，象被木槌击昏的牲口。四周的树木都在血红色的烟雾中摇摆晃动起来。喉咙里和五脏六腑里干渴得要死，象火烧一样痛。心中好比乱麻。她恨不得跳进银沫翻滚的亚勃拉尼乔阿腊溪中，一口气把涧水喝得涧底朝天！不过，她心中还算清楚，知道这样做顿时就会送命。而她要是死了，孩子们也一准活不成，那末，她方才吃的一番苦不就白费了吗？可是，渐渐地她脑子又迷糊起来。胸中好似在燃烧，每次激烈的心跳都象火炙一般的疼痛。这个年轻的妇人不时地停下来，慌忙地用双手攀住露出地面的树根或下垂的树枝，胸中不由自主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喘气声，好象铁匠拉风箱。她把弗拉德放在地上，在腰带上打个结，把衣襟束束紧，抽空用手掌揉揉发烧的眼睛。渴呀！好渴呀！她用舌头舔舔焦干的嘴唇，想再朝前走。可是膝盖发僵，双腿打颤，两个奶子胀得象针扎……培昂纳什被妈妈走动时东颠西晃得又哭了起来。可怜这孩子已被颠得迷迷糊糊，饿得衰弱无力。可是，到羊圈下面的旷地上还有不少路！玛莉乌卡一把未拉牢妈妈的腰

带，跌倒在隔年的潮湿、柔软的落叶上，蹙成一团。这时候，弗拉德已稍稍缓过气来，阿格莉皮娜把他用腰带的一头牵着，把玛莉乌卡背起来。突然间，她透过树叶望见了勃莱契涅尔坡，望见了蓊郁的云杉林中央有一片平坦的石坪，达尼拉的羊圈就在这上面。“荣耀归于圣母”……

在勃莱契涅尔坡下，伸出一片旷地，羊倌们在山顶上割下草料后，就收放在这里。每年割下的草料，总要留几垛在这里到第二年夏天。年轻的阿格莉皮娜鼓起余勇，从树林里爬到了旷地上。旷地上空无一人……可是，倘若土耳其人从这条鸟道追上来，他们立刻就会赶到这里！……这时，亚勃拉尼乔阿腊溪的轰鸣声只是隐隐地传到了这几个逃难人的耳中。四下里一片安谧宁静。

在高空中，在无极的天穹下，群鹰在不停地盘旋翱翔……

阿格莉皮娜扑倒在草垛的阴影里，躺在地上，尽管太阳穴和心在激烈跳动，仍然凝神谛听着。可是什么也听不见。“爸爸还不知道出了祸事呢，”她蓦然想到。“羊倌们都去放羊了，万一土耳其人出其不意，突然出现呢？一定，一定得赶到羊圈去！”

培昂纳什睡着了，在梦中呜咽着。“睡吧，小乖乖！妈妈的奶现在可有毒，吃不得！等一会就有羊奶吃了……”

阿格莉皮娜试着想站起来。可是她的身体、尤其是她的奶子，却痛得象成千上万把刀在割。完蛋了！气力使完了！难道只有跪着才爬得到吗？……孩子们又怎么办

呢？……这时，玛莉乌卡和弗拉德已稍稍恢复过来。

“我要吃饭，妈妈！赶快走到羊圈去找外公吧！……”

到羊圈的路这时几乎是平坦的：它盘绕着勃莱契涅尔坡蜿蜒而上，直到峰顶。

“妈妈带不动你们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我们自己走，妈妈！”

阿格莉皮娜更加支持不住了。群山和丛林在她眼前打转，浑身的重量似乎都压在头顶上，象一个底儿朝上的瓶颈。她想：“这是奶汁冲到脑子里了……”随着她托起熟睡的培昂纳什，拿襁褓和围裙把他裹住，用双手在草垛里扒开一个窟窿，给孩子在干草里做了一个窠，把他放进去，再用干草盖住。然后她就象发了疯一样，对玛莉乌卡和弗拉德望也不望一眼，话也不说一句，拖着他们径直往羊圈奔去。

这时候，达尼拉正在羊圈里等羊倌回来，他们该赶羊群下来饮水了。

晌午时，这里曾听到枪声，但达尼拉毫不惊慌，他以为这很稀松寻常，不过是羊倌们在开玩笑，于是就没有去多想。老人眺望着东方迤逦的群山，不由地想起了图道尔，想起了培昂·奥崇，浮想联翩，使他仿佛远远地到了布加勒斯特。图道尔这个英勇的奥尔泰尼亚人，他怎么到了那里就音讯杳然呢？他和他的部下现在在哪里呢？仍旧在布加勒斯特呢，还是到了别处？他望着无云的晴空在天际渐渐没入远处发白的平原，越望心中就越忐忑不安。他更加痛感到自己年迈力衰，不能挺胸而起，跃马横枪，同大家并肩

作战。

达尼拉正在沉思，猛然听到羊圈外面有孩子在哭。他欠起身，用手掌遮住阳光，从羊圈的围墙里望出去。怎么回事？好像是玛莉乌卡嘛！后面是弗拉德，再后面还有一个女人……不是阿格莉皮娜又是谁？只是她走路的样子却象个疯子！

玛莉乌卡扑在外公的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土耳其人来了，外公……妈妈拉着我们就逃，一直朝山上逃，逃到旷地上。她在那里把培昂纳什藏在草垛里，然后就生了我们的气！她看也不看我们……听也不听我们……”

阿格莉皮娜满脸赤红，短衫的前胸撕开了窟窿，露出两个胀得鼓鼓的奶子，摆动着双手，晃荡着脑袋走过来。达尼拉马上就明白了。这时，羊倌们正从山上各处赶着羊群下来。达尼拉连忙吹起长长的号角，要羊倌们赶快回来。立刻就有几个人赶到，其中有一个是德拉戈米尔·奥崇，他是培昂·奥崇的哥哥，懂些土医道，善会替人放血治病。阿格莉皮娜一走到羊圈，就扑咚栽倒，象被狼咬死的羊。达尼拉把她交托给德拉戈米尔·奥崇，自己赶紧带着一批年轻的羊倌，拿着枪向旷地走去。他让玛莉乌卡也骑在马上，坐在自己前面。

万籁俱寂。只听到远处传来在高处放牧的羊群的铃铛声，越来越远……一群老鸦飞过达尼拉的头上，似乎是不祥之兆。土耳其人到这里来干什么？他们多咱来的？什么风

把他们吹来的？好吧！既然他们要我们的命，至少要豁出去，同他们拚一下，不能让他们太便宜！……可是通到旷地的路上不见人影，谷中也阒寂无声。

“外公，喏，就是这个草垛，妈妈就是把我们的培昂纳什藏在这里的……”

“外孙女，她会不会把他藏在别处呢？”

阿格莉皮娜给孩子用来遮草垛窟窿的一捆干草已经被翻开了，散在四处，培昂纳什却不知去向。有一个羊倌看到有一些碎布片撒落在旷地上。大家急急赶过去。原来是阿格莉皮娜的围裙和孩子的襁褓，上面血迹斑斑，碎布四周全是灰色的鸟羽，象是有老鹰在这里打过一架……

是旷地上空的苍鹰解脱了培昂纳什，使他从此不再害怕、啼哭和挨饿。不幸的、长期被人欺凌的人们生活中的种种灾难，他可从此解脱了。

这时达尼拉哭了，这是他生平第二次哭。阴暗的预感使老人背上一阵寒慄，心中有如刀扎。他先朝东——朝特果维希特的方向望望，再朝南——朝德勒格香的方向望望，然后脱下帽子，光着头，对着冥冥的苍天嚎啕痛哭起来。

“我们受苦受难，该受够了吧，天主！我们牺牲得还不够吗，上帝！这些万恶的老鹰抢劫我们，蹂躏我们不幸的祖国，摧残我们的肉体，应该够了吧！”